

萨布黑·阿赫蔑达夫
历史学博士

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旗

“阿塞拜疆国旗，不仅仅是一面旗帜，这是我们国家的象征，独立的象征” 因此每一个阿塞拜疆公民都应该自觉，珍重。对国旗的爱应该与对祖国，对人民，对国家的爱是相等的”。

盖达尔·阿利耶夫



在摩米涅-哈东的古墓碑上刻有八角星，并在八角星内部题词为伊斯兰教的“真主”。
纳希切万地区（12世纪）

国家象征的通过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它代表着国家的对外标

志，因此在创建它时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历史经历和传统，国家标志的更换取决于历史发展的特性，在“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的告阿塞拜疆人民书中关于新的2001年，新世纪和第三个三千年”中提到现代化的阿塞拜疆国家的标志是国会，政府，军队，货币统一，旗帜，国徽，国歌，宪法，这才是符合现代全世界步伐的国家标志。

没有标志的存在，人类文化历史的实践是很难想象的。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用于必要的全球通用方

面，比如说，在宗教上，国家法上。当可以短暂的表达合理的意思时要用到标志。在古时候人们信仰超自然力量，祖先的灵魂，同时使这些信念表现成具体的和明白的圣像。神圣的动物图像被挂在旗杆上，以便部落的所有人都能看到。相似的图像逐渐转变为世代相传的标志—这样标志就出现了。标志-是一些丰富抽象的形式的反映和人类知识的凝聚，用象征性手法绘制而成的。¹ 标志可以以单独个体的形式而存在，或者是具有一些搭配。在



现代社会标志是一样的有意义和重要，就像单词一样，他们很快会被识别，并帮助克服语言的障碍。标志在不同的程度下起作用：有些标志只在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里有意义；而有一些则在不同的地方具有完全相反的意义。标志是这个时代和文化的信仰和社会习俗的反映。标志的来源是通过与邻国的贸易，战争和文化中（经常指的是宗教信仰）得来的。

标志经常会出现出现在旗帜上，宽阔的表面和高高的杆子，这样可以使更多



鼻子上带有八角星图案的小船

人受到影响。旗帜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并融入了这种环境的主要思想。旗帜的颜色和她上面的图案，就是用来表达思想的象征。旗帜可以看做是具有独特个性的

报关单，可以打开它主人的思想和世界之窗，在人类的历史上和现代时期，旗帜都象征着人类的统一，具有一种很难评估的含义。旗帜是统一的象征，它被认为是特殊的圣



1918年6月21日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的国旗



1918年11月9日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的国旗

物，带着它参加战争，并为它而牺牲。

在条幅上的象征和标志不是反映了过去，就是反映了对未来的追求。但是任何情况下，每一面旗帜的颜色和位于它上面的标志都讲述了自己国家的命运。有的时候人民会失去独立，但是人民的记忆里会保存着对旗帜标志和色彩形成的过程。

第一批国家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在这里也就出现了第一批旗帜，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市出现了以信仰为标准形式的旗帜：像太阳一样的铜盘或金盘挂在旗杆上。在埃及法老拉姆贼萨三世（1204-1173年至今）时期²，挂在墙壁上的旗杆上的条幅被认为是古老的旗帜的图像。关于旗帜最古老的书

面记载出现在1122年，中国皇帝周朝政体时期。³

标志的历史在阿塞拜疆也可以追溯到很遥远的古代。带有太阳和鹿图像的旗帜是独一无二的。这幅旗帜保存在阿塞拜疆历史的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品中。

（主要针对于三千年历史的下半部分和两千年历史的下半部分）⁴

在旗帜上，标志间接地传播了颜色，标记或图片和题词。颜色在徽章学里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颜色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标志不同的方案数量，提高了它们不相同的几率，并使创造出更多的配衬。每一种颜色都具有一定的思想含义。所有的国家都运用历史上比较好看的色彩标度表达自己的民族观，政治观，思想观，赋予能够表达他们最主要的特征和个性。每个黑色代表了永恒，谦虚，死亡⁶。有许多民族，甚至长久存在的相隔很远的民族之间，但是象征却有着一样的（相似的）意义：狮子—力量，大度，勇敢，权力。马—狮子的勇敢，鹰的尖锐视力，犏牛的力量，鹿的速度，狐狸的灵巧；牛—繁殖力强，生命旺盛；鹰—权力，洞察力；鱼—警惕性；蛇—永



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时期的带有国旗图像的邮票

久性；橡树—强硬，有威势；月桂—光荣，荣誉；太阳—财富，富裕等等。

各种颜色和象征搭配的最终确定是旗帜履行主要功能的方式—成为国家的象征⁷。

众所周知，在俄罗斯沙皇瓦解后，阿塞拜疆人民获得了恢复自己国家机构的机会。1918年5月28日阿塞拜疆民主委员会宣布了独立。国家固定标志的通过成为当时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的一个重要措施之一。最初的旗帜形式是以奥斯曼帝国的旗帜为例子来做的。1918年6月21日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

第一面旗帜通过了，旗帜是长方形的一块红色亚麻布，上面有一弯新月和一颗八角星，月和星均为白色。提醒大家，在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旗帜上是以五角星为图案的。

巩固国家政体，研究国家标志的形成历史，更换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旗帜已成为问题。新的设计方案应该反映三种思想：突厥主义，伊斯兰教主义，渴望进步。著名的哲学家扎马列基纳·阿福甘尼（1838-1897）对这些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他在自己的书“民族统一的哲学和宗教统一的根本

本质”和“伊斯兰教的统一”中证明了只有在宗教团结，民族统一和研究欧洲国家进步的规则条件下才能取得穆斯林人民的进步。哲学家扎马列基纳·阿福甘尼是思想起发人，对此付出辛苦的还有思想家比如：伊斯玛伊尔·别克·嘎斯坡林思给，兹亚·果戈尔，阿里·别克古协因杂德，阿罕默德别克阿·嘎耶夫，穆罕默德阿·民拉·苏里杂德，把他的思想做成了报告“社会主义，伊斯兰教主义，现代化”⁸。1914年在巴库的杂志“基立里克”中刊登了穆罕默德·阿民·拉苏里杂德的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提到国家的复兴需要固定的标志，能够反

映民族自觉意识，宗教，语言，历史，现代化和进步。⁹

1918年11月9日根据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达里汗·或以斯给的报告确定了国家新旗帜的方案。这一次旗帜的形式是由三个平行的横长方形相连而成，自上而下蓝红绿三色，红色部分中间有一弯新月和一颗八角星¹⁰，月和星均为白色。一弯新月象征了伊斯兰教，而一颗八角星，按照哲学家或以斯给的意思是代表了八个字母的含义“阿塞拜疆”（阿拉伯语字母表¹¹），根据研究人员的意思，这颗星的八个角同样象征了阿塞拜疆在阿拉伯描述中的形象称号---“火之国”，在阿塞拜疆的正式报纸上刊登了“阿塞拜疆的国旗”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给予了新国旗新的解释¹²。1918年12月7日国家的新旗帜在国会大楼前方升起。在穆罕默德·阿民·拉苏里杂德的讲话中提到“…这面由三种颜色组成的旗帜代表了阿塞拜疆的独立，由民族委员会升起的这面旗帜，代表了突厥人的自由，伊斯兰教的文化 and 现代化，它将在国歌的伴奏下永远随风飘扬…”¹³。1918年12月10

日在报纸“阿塞拜疆”上报道了这样一篇文章，文章中讲到，在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的国旗上有三种颜色是突厥民族文化，现代民主主义，和伊斯兰教文明的象征¹⁴。创作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国歌的作曲家，音乐学家乌泽伊勒·嘎之别噶夫写到“阿塞拜疆共和国是在非常健康的



由黄金铸成的女人饰品（19世纪，阿塞拜疆民族历史博物馆）

民族基础和突厥哲学中产生的… 同时阿塞拜疆也希望运用欧洲的智慧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我们国旗的三种颜色表现了这些思想”¹⁵。1919年5月28日在报纸“阿塞拜疆”报道了乌泽伊勒·嘎之别噶夫的“一年”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指出“我们国旗的意义主要取决于颜色，蓝色—突厥的色彩，绿色—伊斯兰教的色彩，红色—

进步和文化的色彩”¹⁶。

红色旗帜在阿塞拜疆以书面形式记载起源于八九世纪。由胡拉米派发起对阿拉伯侵略的自由战争。在波斯来源中被称为“苏勒哈列幕（意思是红色旗帜的）”，而在阿拉伯来源中被称为“穆哈米拉”（意思是穿着红色的）。胡拉米派为在阿塞拜疆恢复拜火教而战争，也因此选择红色的旗帜和红色的衣服作为标志，然而当时只把红色作为战争和拜火教的象征是不正确的。观察古手抄本书籍中五彩或单色的插图，丝绸和地毯的颜色证明了在阿塞拜疆红色是最喜爱的颜色之一，被用作漂亮的同义词。红色具有很多种意思，而在阿塞拜疆思想家的作品中从20世纪起才开始把红色作为进步的颜色。

与红色相对的绿色只意味着善良，生长力和新生命诞生的色彩承担了保护和高兴的意义。¹⁷ 蓝色就像突厥的颜色，跟古老的突厥一代和上帝—老天爷（突厥语的意思是天）有一定关系，“给哟克久勒科”的称呼就是这样出来的一蓝色的突厥人。已经在19世纪末期，在东方和和在欧洲绿色才被作



为伊斯兰教的色彩，而蓝色被认为是突厥色彩。综上所述，阿塞拜疆的国旗选择了蓝色，红色和绿色。在苏联政权时期在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上保留了红色和蓝色区域，虽然他们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思想，而被认为是伊斯兰家的色彩的绿色被取消了。

在现代的徽章学中红色象征了力量和威严，蓝色一人格和自尊，绿色一自由，希望和健康。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阿塞拜疆传统的手工艺品中也广泛的应用了蓝红绿的搭配。如此，还有在珍贵的宝石上蓝红绿的搭配可以

在16世纪大不里士的军人头盔上，16世纪萨满工匠做的盾牌上，16世纪的护臂甲上经常看到，17世纪由大不里士的工匠制作的皮制盾牌上，在大不里士制作的送给俄罗斯沙皇萨菲王朝沙赫鲍里斯·国东君主的宝座，在今天都保存在莫斯科的兵器陈列馆里。¹⁸ 在出土文物博物馆保存着大量的金饰品，由蓝红绿三色的宝石装饰，并带有新月和星星的图案。这些颜色的搭配还经常在地毯，刺绣甚至在建筑物上都经常遇到。

在欧洲历史文献中认为，新月也是拜占庭的象征，是在土耳其夺取君士

坦丁堡之后的效仿¹⁹。然而历史文献证明，在东方的古老时期新月和八角星就已被作为象征标志。在古埃及人那里新月作为女神依稀达和女神哈特火勒的象征，同时也是生长和繁荣的象征²⁰。月神在古埃及是头顶圆月和新月形象。在美索不达米亚新月和星星是女神伊始达勒的象征。在萨萨尼多夫沙皇时期，新月和星星的图案在每个执政者的硬币上都有显示。新月在旗帜上的图案在阿拉伯哈里发国家逐渐开始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象征。总而言之，从十字军东侵的时代开始，新月就已经被认为是



伊斯兰教的象征了。

星星在很多文化中是很普遍的象征标志。星星自古以来就是永恒的标志，而在后来一星星成为了追求更高愿望和理想的标志，星星是路标和幸福的标志，数字“8”在东方具有着神圣的意义，突厥女神乌玛依的戒指里就是带有八根金针。从美索不达米亚到澳大利亚这么大的空间里星星被认为是金星行星的象征标志。在伊斯兰教里，新月是神和超自然力量的象征。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天堂的第八个台阶（章奈特·吴里-阿里的建造来自于天国）。

运用新月和八角星作为象征标志在阿塞拜疆的历史已不止一千年。在一系列陶器时代，用铜雕塑成了动物的（鹿，牛，羊）

犄角，而这些犄角都具有新月的样式。据研究人员的意思，这些犄角被认为是月亮的象征。在阿塞拜疆国家博物馆内的收藏里保存了一面带有两颗八角星图案的铜制国旗。这样的星星图案可以在“国不斯坦”的船头上和刻在峭壁上的画里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是高加索的阿尔巴尼亚沙皇札弯石腊（629-681）的图像做成了铜制的香炉（七世纪；现在保存在国家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内）。在沙皇的皇冠上很清楚的看到了新月的图案。在伊斯兰教时代新月和八角星的神圣意义就保留了下来。

还有，在纳希切万（12世纪）地区，在摩米涅-哈东的古墓碑上刻有八角星，并在八角星内部题词为伊斯兰教的“真主”。

在后来新月和星星的图案就变得到处可见，并在实用装饰艺术的盛大节日的物品上经常遇到。

在1920年四月份的侵占结果中，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垮台，在阿塞拜疆成立了苏联政权。所有国家的和独立的固有标志都被取消了，给阿塞拜疆人民换成了外来的苏联象征。

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了民族解放运动，阿塞拜疆民族共和国的三色旗再次合理的作为国家的象征。1990年11月17日在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的第一届国家议会上，阿塞拜疆民族共和国的国旗再次成为了自治共和国的国旗。1990年11月29日颁布了国家最高命令“关于更改阿塞拜疆苏联政体的称号和国旗”，由共和国最高议会“米利”于1991年2月5日批准。1995年11月12日在全民选举中，全民投票通过了阿塞拜疆独立的第一次宪法，在23章里详细描述了共和国的三色旗帜。

许多正式的文件对国旗的宣传起到了作用。1998年3月13日颁布了共和国总统令“关于加强研究阿塞拜疆共和国固定标志的研究工作”。在文件中指出，“我国人民和部分年

轻人的教育，深入理解国家固定标志的精神直接对社会上的爱国精神起到了加强作用”。

2004年6月8日总统令“关于阿塞拜疆共和国国旗的使用规则中规定了旗帜的样式和具体使用旗帜的事件。2006年2月7日颁发了总统令“在阿塞拜疆总统下属设置徽章委员会”2007年11月17日颁布了总统令“关于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巴库市建立国旗广场”。根据这些文件，在巴依罗夫海角兴建了20000平方米的广场，在这里进行了宽60米，长75米重350公斤的旗帜放在高度为164米旗杆上的工作，同时在这里还进行了旗帜博物馆的建设。

2008年9月15日颁布了总统令“关于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旗”，在总统令中批准了总统旗运用国家旗帜的颜色。2009年11月17日颁布了总统令“关于开设阿塞拜疆共和国国旗日”。按照总统令每年的11月9日为国旗日。总统令的条款证明了三色旗对于阿塞拜疆人民的意义：“作为阿塞拜疆民族共和国的纪念，这面旗帜展现了我们对自由思想，民族价值观和全社会和平的信仰”。◆

参考文献：

1. 巴赫列破给因·乌·乌。国际象征和标志1989年，第9页。
2. 旗帜讲述了，1972年，第5页
3. 维林巴哈夫·格·乌。俄罗斯旗帜概论。圣彼得堡，2005年，第13页。
4. 出土文物基金会 AF1174
5. 富尔基·斯。百科全书，英语翻译，呢·干恰卢克，幕·薄其给娜，莫斯科—2005年，第7页。
6. 巴赫列破给因·乌·乌。国际象征和标志1989年，第236页。
7. 伊万诺夫·克·阿，世



- 8-13 阿塞拜疆语
14. 巴赫列破给因·乌·乌。国际象征和标志。1989年，第236页。
15. 皇帝的武器会所。2002, 46-48页，136页，56页，140页。
16. 德·额·耶咧咿耶夫，莫斯科，1971年，156页。
17. 罗尔·杰维特。文明起源。我们来自于哪里。莫斯科—2003年；阿·波·维尹娜格拉达夫，几千年，埋藏的沙漠。莫斯科，1966年，第29页。耶·亚·设以您那，标志和象征的百科全书。莫斯科—2006年第9页。
18. 阿志·穆拉特。欧洲，突厥人，伟大的幽灵。莫斯科—1998年，第140页。
19. 阿·阿列克别勒，阿塞拜疆—这是世界的国家。
20. 呢·古鲁咋德，再一次在阿塞边疆讲述宗教仪式。